

康有為在香港

-- 陳嘉銘 (星島日報 | 7th Nov 2011 | 凝視電影)

醫生醫病，都要四處尋找草藥，親自細嘗，而國家有病，全世界不同地方，都是它的草藥，我又豈不處處嘗嘗？

說此話的，是康有為，經過陳耀成導演作品《大同：康有為在瑞典》的再創作，融會了舞蹈家江青的旁述與經歷，並列到康有為（廖啟智飾）女兒——康同璧（陳令智飾）的如夢絮語中。如此作法，既有江青部分的記錄色彩，亦有近如虛構的再創作故事——以劇場方式演出，更加強了虛構性——很有把電影徘徊於虛與實之間的曖昧感覺，讓觀眾每每在投入演員演出間，忽然要抽離而感受紀實的點滴，提示觀眾與歷史保持距離，才是審視過去與當下的最佳方法。

在這陣子辛亥百年的澎湃回顧聲音中，《大同：康有為在瑞典》就此成就異彩，因為其虛實手法並置，就像與同期的「愛國電影」不相為謀，而提出憂憂質詢。虛實往還這份質詢，難存於香港不少紀念辛亥百年的活動裏，因為它們只為製造愛國想像，營造中國身分崇拜。尤其今天中港合拍片，最不諱言就是把辛亥革命裏，本有千絲萬縷的遠因與近果，簡化為打動人心，順道打造國體的盛事。韓三平與黃建新執導，以建國建黨作為偉業式宣傳，雖云非一面倒地頌揚黨國，卻是此番盛事先聲，至於成龍的《辛亥革命》，以至趙崇基的《英雄喋血》，述及同盟會黃興，以及黃花崗烈士，雖云氣氛各異，卻同樣明白把義士作平民化描繪的重要，以此獲取大眾認同，作為對國家認同的前設。

康有為不是普通小民，而《大同：康有為在瑞典》亦非以任何平民化想像，要他「容易入口」，相反，他不主張革命，卻鼓勵長期改革，從深層結構改變社會，帶動戊戌變法——不過電影沒有如一般愛國宣傳片般，刻意強調戊戌變法連帶各地運動，以至醞釀辛亥革命。革命事，不成電影戲碼，而非純為建立國家認同的同謀，電影反而是人物遠離家國後，思考比如挪威與瑞典等國土，可以如何為中國提供如草藥的治療作用。

電影更重要之處，是虛實往還，都由江青及陳令智的女聲帶動，從而可見溫婉柔細的個人感情，才是革命重心。

文：陳嘉銘

文化研究博士畢業，涉獵範疇包括香港合拍片、亞洲電影、流行文化，以及動物與城市論述。評論文章散見報刊及雜誌。現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員。個人網誌：http://glaucoma_kaming.mysinablog.com